

乐府古辞《上之回》考辨

王 昕

内容提要 《上之回》属《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第四曲，后代注家对其断解不一。“回中”在史籍中有回中道、回中宫、回中城三种所指，回中宫又有秦汉之别；汉回中宫地处汧县，回中道通连汧县与安定。《上之回》述汉武帝幸回中之事，先言汉武帝沿回中道北行巡边，顺应天道；后言汉与诸国关系及汉武帝雄图大志。天汉二年汉武帝大举出击匈奴前再次行幸回中，巡防扬威，《上之回》即咏赞当时之盛事。《上之回》典型地体现了乐府古辞事辞相配、题意相合的特色，对理解乐府古辞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上之回》 回中 本事

《上之回》属《汉鼓吹铙歌十八曲》第四曲，其古辞最早见录于沈约《宋书·乐志》“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①。《乐府诗集》卷一六、《文选补遗》卷三四、《广文选》卷一〇、《古诗纪》卷一五、《古乐苑》卷八、《古诗境》卷一、《陕西通志》卷九四等均选此古辞。对比各文献，仅《文选补遗》记载稍有出入^②。

《上之回》历来被认为是难解曲辞之一。宋严羽曾感慨：“《朱鹭》、《雉子斑》、《艾如张》、《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岂非岁久文字舛讹而然邪？”^③ 现存最早对《上之回》解题的是唐吴兢《乐府解题》^④，宋沈建《乐府广题》、郭茂倩《乐府诗集》又对古辞本事作了简要注解。清朱嘉征、朱乾、庄述祖、谭仪、陈本礼、陈沆、王先谦等人纷纷笺释解读，各注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其后，夏敬观、罗根泽、逯钦立、萧涤非、郑文等就《上之回》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⑤。然著录《上之回》的总集、选本及文学史等对标点古辞仍存在很大分歧，争议主要集中在“游石关”之前数句。如罗根泽读为：“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⑥ 逯钦立断为：“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⑦ 中华书局点校本《乐府诗集》标为：“上之回所

① 《上之回》古辞在断解上存在很大分歧，故此处引用不录标点。沈约《宋书》卷二二《乐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册，第640页。

② 《文选补遗》中“德”作“得”，“诸”作“渚”，并缺“游”、“石”二字，与其他文献记载有出入，盖为抄传之讹阙。陈仁子编《文选补遗》卷三四《乐歌》，《四库文学总集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页。

③ 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④ 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题著者为吴兢，而《崇文总目》载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又载《乐府解题》不著撰者名氏。

⑤ 各注家的主要观点，见下文“《上之回》疏证”。关于清人的笺注，张树国《汉铙歌六首清人注疏考证》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参见吴相洲主编《乐府学》第五辑，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⑥ 罗根泽《乐府文学史》，文化学社1931年版，第34页。

⑦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四《鼓吹曲辞》，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56页。

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①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则为：“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宋书》卷二二《乐四》，第2册，第640页）

本文拟依据现存文本，参以前辈解题笺注，通过对与古辞相关的地名、时间、人事等进行考辨，探寻其本事，以期史诗互释，合理断解该古辞；同时希望能抛砖引玉，使《汉鼓吹铙歌十八曲》难解之辞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 “回中”考辨

《上之回》提供了有助于解读的地名“回”。“回”即“回中”。然历史上对“回中”的众多解释更增加了诗的索解难度。检索文献可知“回中”所指及方位主要源于《史记》和《汉书》的三段注释：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裴骃集解引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回中宫在岐州雍县西四十里。”^②

《史记·孝武本纪》载：“其明年（元封四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在扶风汧县。”（《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第2册，第480页）

《汉书·武帝纪》：“（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险阻，萧关在其北，通治至长安也。”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险，武帝故宫。”如淳曰：“《三辅黄图》云回中宫在汧也。”颜师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萧关。应说是也。而云治道至长安，非也。盖自回中通道以出萧关。孟、如二家皆失之矣。回中宫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为名耳，非今所通道。”^③

仔细研读这三段文字，参以《史记》、《汉书》的其他引注及《后汉书》、《元和郡县图志》等文献，通过对照分析可知，“回中”在史籍中有回中道、回中宫、回中城三种所指；而同为回中宫，秦汉又同名异地。考证其方位，我们可以形成五种认识：其一，回中道，在汧县。上引徐广曰：“在扶风汧县。”其二，回中道，在安定。上引应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有险阻，萧关在其北，通治至长安也。”颜师古曰：“回中在安定，北通萧关。”其三，汉回中宫，在北地。上引孟康曰：“回中在北地，有山险，武帝故宫。”《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贞索隐引服虔云：“在北地，武帝作宫。”（《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9册，第2902页）言“回中”在北地实则指汉安定。秦北地郡（今甘肃、宁夏东南）郡治义渠（今甘肃宁县西北），属地在汉北地郡和安定郡。汉武帝元鼎三年从北地郡析置安定郡，在西，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北地郡在东，郡治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其四，秦回中宫，在雍县。上引《括地志》云“回中宫在岐州雍县西四十里”；《史记·匈奴列传》张守节正义又引《括地志》云：“秦回中宫在岐州雍县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烧者也。”（《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9册，第2902页）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亦言“秦回中宫在（雍）县西”^④。其五，回中宫（未言秦汉）、回中城，在汧县。上引如淳曰：“《三辅黄图》云回中宫在汧也。”《后汉书·志》释汧地：“有回城，名回中。”^⑤汧县（今陕西陇县）、雍县（今陕西凤翔南），在汉均属右扶风，两县隔汧水，

①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一六《鼓吹曲辞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7页。

② 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册，第241—242页。

③ 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册，第195页。

④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关内道》，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页。

⑤ 范曄著，李贤等注《后汉书·志》一九《郡国一》，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册，第3406页。

汧县在雍县西北^①。那么,秦、汉回中宫到底在何方位,它们与回中道又是何种关系呢?

先考秦回中宫所在。上引《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又《史记·匈奴列传》:“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9册,第2901页)由两引文知,始皇所过“回中”即秦回中宫,而此宫汉文帝时被匈奴所烧。鸡头山盖为高平西南百里的崆峒山(今宁夏德隆东、甘肃平凉西)^②;朝那(今宁夏固原至彭阳间)在高平东南约10公里,汉萧关(今宁夏固原开城)是朝那县境的重要关隘^③,在朝那西南约7.5公里处,距高平县约15公里;彭阳(今甘肃镇原附近)在萧关、朝那的东南。匈奴由朝那、萧关入,东进彭阳,并派兵入烧回中宫,巡逻骑兵到雍县及甘泉宫(今陕西淳化)。由匈奴入侵路线看,秦回中宫未在雍地。颜师古认为回中在安定,孟康、服虔认为回中在北地。三人意见并不冲突。汉武帝元鼎三年前,北地郡包括之后分置的北地郡和安定郡,秦始皇沿西北向出巡之北地、文帝时匈奴入侵之北地即在汉武帝析置的安定郡,故鸡头、回中、朝那、萧关、彭阳都在汉安定郡内。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给我们带来新的信息。1982年秋,李祥石等对宁夏泾源县果家山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试掘出土了一批具有较高考古、研究价值的秦汉瓦当;1985年,香水镇农民在果家山挖出一块巨型夔凤纹瓦当,高34厘米,厚6.6厘米,直径42.5厘米,最大处为47厘米。1994年,王治平著文,认为果家山遗址是“汉文帝十四年(前166)被匈奴骑兵付之一炬的秦回中宫”^④。2008年,考古专家钟侃参照果家山遗址秦汉遗物和典籍中有关回中宫地貌的记载,认定此遗址为秦汉之回中宫^⑤。果家山遗址地处陇东西部、泾河北岸,东距泾源县城约0.5公里。泾源县在秦时属北地郡乌氏县,武帝时属安定郡乌氏县。乌氏县西邻鸡头山,地处萧关与朝那南、汧县北,并有山险,与上述始皇巡行、匈奴入侵路线吻合,因此可推秦回中宫在乌氏县。

再考汉武帝时回中宫及回中道、回中城。裴骃集解在《秦始皇本纪》注始皇“过回中”引应劭“回中在安定高平”和孟康“回中在北地”之言,而在《孝武本纪》注武帝“通回中道”引徐广“在扶风汧县”之语,可见,裴骃对“回中”的两种所指“回中宫”和“回中道”已区别对待。上引《三辅黄图》云“回中宫在汧”,但未区分秦与汉武帝回中宫。颜师古曰:“回中宫在汧者,或取安定回中为名耳,非今所通道。”颜虽否定汧之回中道,却透漏出一些信息:一、汧县有宫;二、安定回中宫与汧县回中宫不一;三、汧县之宫或取安定回中之名。上引《史记·孝武本纪》:“其明年(元封四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又《汉书·武帝纪》:“(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汉武帝为出巡通道,道经秦回中宫旧址,故名回中道;而汉汧县回中宫之名应源于武帝通回中道。关于汉回中道,应劭、颜师古均认可回中道北端为萧关;对于起端,应劭认为“通治至长安”,而颜师古则限于安定回中。延长回中道至长安实受“上郊雍,通回中道”干扰,从而把长安到雍地之路亦看作回中道;而以回中道起于安定回中,可能更重视回中道上高平一带的战略重地。徐广以为回中道“在扶风汧县”,应指回中道起端。《后汉书》云汧地“有回城,名回中”,回城在汧县西北10公里处,回中道当南起汧水河谷。汧县作为回中道始端有其地理优势,其东邻雍县,雍县东为长安;县西31公里是陇山,汉高帝时置陇关,以阻戎狄;县西30公里是汧山,导汧水出;县内还有西山,岩嶂高峻,不通车辙。由汧县开道通向萧关,连

① 关于古今地名对照,主要依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2册,第5—6页、第33—34页。

② 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94页。

③ 王北辰《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④ 王治平《果家山遗址秦汉瓦当与回中宫》,《固原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

⑤ 《宁夏发现秦“巨无霸”瓦当》,《广州日报》2008年9月15日。

接边陲两个要关,可使回中道成为关中与西北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交流的重要通道。《后汉书》载:“(建武)八年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袭略阳,遵道病还,分遣精兵随歙,合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径至略阳,斩鬲守将金梁,因保其城。”(《后汉书》卷一五《来歙传》,第3册,第587页)番须口(今陇山口)与回中临近,略阳(今甘肃秦安东北)在其西,可知回中与番须口并在汧县。由此可推,武帝通回中道,南起汧县,北通萧关,途经乌氏秦回中宫遗址,见其被烧,遂取“回中”之名名汧县之宫,而回中城之名或也由此而来。汉武帝回中宫近陇山口,在汧县西北约60公里处。秦回中宫位乌氏县,在汉回中宫西北,两地相临,同在回中道上,然非一处。回中道东南路段在汧县,有汉回中宫和回中城;中跨乌氏县,经秦回中宫遗址;西北路段通向安定高平。

二 《上之回》疏证

据《上之回》曲题及古辞,各注家基本认同《上之回》述“上幸回中”之事,然对于“上”的理解又有汉武帝和汉宣帝之别。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云:“汉武通回中道,后数出游幸焉。”(《乐府诗集》卷一六《鼓吹曲辞一》,第227页)朱嘉征《乐府广序》云:“《上之回》美武帝之经武也。”^①陈沆提出质疑,以为宣帝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来降;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在甘泉宫朝见宣帝,切合《上之回》所咏“匈奴服”^②之事。夏敬观综合两种观点,认为“月氏臣以上所述,皆帝武时事”,而“匈奴服以下,则皆宣帝时事”^③。《汉书·武帝纪》述武帝通回中道,之后数言武帝回中之行;而《汉书·宣帝纪》未载宣帝幸回中之事。从曲题和曲辞首句来看,所述与宣帝事不合,故《上之回》所歌的“上”应是汉武帝。

“上之回所中”还是“上之回,所中益”是历来注家、选家们争议最大的问题。朱嘉征《乐府广序》、朱乾《乐府正义》、陈本礼《汉诗统笺》、王先谦《汉铙歌释文笺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郑文《汉诗研究》等认同“上之回,所中益”;陈沆《诗比兴笺》、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乐府诗集》等主张“上之回所中”,甚至陈沆还大胆断言:“旧或以《上之回》三字为句,大误。”(《诗比兴笺》,第4页)逯钦立认为:“所中即行在所。又见《雉子斑》。盖当时习语。”(《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卷四《鼓吹曲辞》,第156页)逯钦立之言极有启发性,但还可补充说明。铙歌《雉子斑》^④有句“被王送行所中”(《宋书》卷二二《乐四》,第2册,第643页)。另《汉书·武帝纪》载:“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颜师古注:“天子或在京师,或出狩猎,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耳。”(《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册,第180—181页)“行所”即“行在所”,言“所”当也指“行在所”,故“所中”应具体表述为“行在所中”。“回所中”相连,其意指回中行在所(或回中宫)。“上之回所中”即上行幸回中宫。“回所中”断开,“回”即回中,“所中”即回中行在所中(或回中宫中)。“上之回”叙述上行幸回中之事,“所中益”描写回中宫中之状,故对“益”字的理解也是其句读的关键。庄述祖释“益”当作“溢”,“溢”为“慎”,“慎夏”言避暑^⑤;陈沆以为“益夏”谓“天益就暑”(《诗比兴笺》,第4页);或引申过度,或强附己意,“益夏”之解难以为信。“益”是会意字,甲骨文从皿,上为水,会水流出盆外之意,乃“溢”的本字。许慎《说文解字·皿部》:“益,饶也。从水皿。水皿,益之意也。”^⑥“益”可引申为丰饶、旺

① 朱嘉征《乐府广序》卷一五,《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0册,第434页。

② 陈沆《诗比兴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③ 夏敬观《汉短箫铙歌注》,台湾广文书局1970年版,第19页。

④ 《乐府诗集》作《雉子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作《雉子斑》,而《宋书·乐志》作《雉子》。

⑤ 谭仪《汉铙歌十八曲集解》,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

⑥ 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版,第224页。

盛。“所中益”即描写因圣上亲巡，行在所中人气旺盛，士气倍增，充溢着浩荡澎湃之激情和饱满昂扬之气势。其实，“上之回所中”不只是对“益”的理解有偏见，实质上是对“上之回”本事的疏忽，特别是对“回”所指没有作辨别。据上文考证，“回”或“回中”有三种所指，即回中宫、回中道、回中城。《史记·孝武本纪》云武帝“通回中道，巡之”，意即武帝“之回”非只是幸回中宫，而是沿回中道巡行。武帝率随从官军应从汧县开始，居汉回中宫，过秦回中宫遗址，北上由萧关出。如此看来，“上之回所中”难以涵盖武帝巡幸回中道之事；而“上之回，所中益”，既言武帝巡边之事，又突出了武帝行在所之盛。由上知，句读“上之回，所中益”为佳。

《上之回》提供的明确时间是“夏将至”，路线为“行将北”，然未明其年。《汉书·武帝纪》明确记载武帝行幸回中有五次：元封四年通回中道；元封六年冬行幸回中；太初元年冬行幸回中；天汉二年春行幸东海，还幸回中；太始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乐府古辞《上之回》所述为武帝哪次回中之行呢？王先谦推为元封六年^①；罗根泽以为此诗似在元封中（《乐府文学史》，第34页）；陈直认为盖指元封四年事^②；萧涤非论当作于元封五年^③；郑文据具体时令辨为天汉二年^④。《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春三月，祠后土。”（《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册，第195页）据此知，武帝通回中幸回至早由冬十月起，至迟春三月到河东，“夏将至，行将北”从时间和路线而言说不通。元封五年夏四月武帝幸甘泉（今陕西淳化），并没有幸回中。元封六年、太初元年为冬，在时间上均与“夏将至”不太吻合。太始二年为春正月，然结合下句“以承甘泉宫寒暑德”考虑，太始元年至二年春汉武帝未幸甘泉宫，故可能性不大。天汉二年上幸回中是在春行幸东海后，武帝由汧县向西北巡行，其时应近夏，郑文之说可从。

“以承甘泉宫寒暑德”亦为注家争议之点。陈沆曰：“言上将往回中，而时将届夏至，因先避暑于甘泉宫，以迎四时寒暑之德也。”又曰：“是将北巡狩，必驻蹕甘泉宫也。”（《诗比兴笺》，第4—5页）史料未载天汉二年上到甘泉宫，且巡行幸回中不必绕道东驻蹕甘泉宫再西北，未夏至而避暑也不太合常理。夏敬观曰：“元封二年甘泉宫产芝九茎，三年自雍来，当祠五畤之后，四时调和，故云承德。”（《汉短箫铙歌注》，第18页）然元封三年、四年夏大旱，民多渴死；一直到太初，旱情不断，故武帝后改元为天汉，以祈甘雨。其实，天汉二年幸回中之前，武帝曾于元年幸甘泉宫。《汉书·武帝纪》载：“天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册，第202页）“幸甘泉，郊泰畤”当亦求神灵降雨佑福，以使春之德风、夏之德暑、秋之德雨、冬之德寒^⑤，暑寒交替，四时调和。“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既言天汉二年武帝巡行回中承甘泉之幸，气候适宜，又昭示此举合于天地之道，顺应自然之理。

“游石关”之“石关”需进一步考辨。郭茂倩解：“石关，宫阙名，近甘泉宫。相如《上林赋》云‘蹙石关，历封峦’是也。”（《乐府诗集》卷一六《鼓吹曲辞一》，第227页）而王先谦曰：“古之宫殿无以关名者。赋本石阙，不作石关。《三辅黄图》有石阙观，引《甘泉赋》‘峰峦石阙’云云，亦不作石关。”（《汉铙歌释文笺证》，第62页）王先谦之语极有启发性，但未辨别回中宫和回中道，故以回在汧县，关当在陇地。武帝向西北巡行回中道，中折向东南甘泉宫不合乎情理，石关或在回中道上。朱嘉征《乐府广序》引《陶谷记》云：“武帝幸朝那，立飞廉之馆，望玄圃，《乐府》有《上之

① 王先谦《汉铙歌释文笺证》，台湾艺文印书馆1974年版，第58页。

② 陈直《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③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3页。

④ 郑文《汉诗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⑤ 吕不韦编《吕氏春秋》卷一九《贵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

回》曲。”（《乐府广序》卷一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590册，第434页）石关很有可能位于回中道上的朝那。朝那是回中道上重要布防地带，县内置重要的关隘萧关。当年文帝时，匈奴由朝那萧关入侵汉朝；武帝通回中道，朝那萧关在道北端。此石关应距朝那萧关不远，陈本礼以为石关为固原须弥山的石门关（《汉铙歌释文笺证》，第62页），虽无确证，但不妨存为一说。

“游石关”之下主要咏武帝臣服“诸国”之志。“望诸国”应指遥望匈奴、月氏等周边国家。据《汉书》之《匈奴传》和《西域传》，月支因受匈奴侵扰，迁居西域；武帝欲结月氏共击匈奴，派张骞出使西域，月氏与汉交好。匈奴为汉心腹大患，武帝多次派兵出击匈奴，匈奴志气锐减，后不敢轻易入边。天汉元年，匈奴归汉使者，遣使来献；天汉二年，夏五月，贰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于天山，斩首虏万余级；同年，月支国贡神香三枚，以香辟大疫。武帝巡行回中道，后至朝那，当遥望“诸国”时，忆及文帝时匈奴朝那入侵之辱；想到当月氏交好、匈奴来献之事，再展望汉军大举进攻、臣服匈奴之前景，故有“月支臣”之自矜、“匈奴服”之宏愿豪情。武帝踌躇满志，挥令百官；臣民斗志昂扬，高呼盛赞，诗歌结句为“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充分显示了武帝巡行回中时雄风四震、扬武宣威之状与志在必得、骄矜自负之态。

据上文疏证知，《上之回》述汉武帝幸回中之事，先言汉武帝沿回中道北行巡边，顺应天道；后言汉与诸国关系及汉武帝雄图大志。由此，可对《上之回》重新标点：“上之回，所中益，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

三 《上之回》创作本事考

“君王多乐事，何必向回中？”借李白诗句，我们不妨由《上之回》之辞来追问武帝通回中道之因及巡行目的，从而探寻《上之回》的创作背景和本事内涵。

秦汉时期，匈奴一直对中原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据《汉书》之《匈奴传》和《西域传》，匈奴至冒顿最强大，趁中原楚汉相争、无暇北顾之机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对农耕的汉王朝形成半包围之势。高祖平城被困，汉以和亲来缓解匈奴威胁。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印，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景帝在位，赵王阴使人于匈奴，汉围破赵，匈奴复议和亲。要之武帝之前，汉朝主要为消极防御，尽量避免与匈奴决战。鉴于此前边关外患之重，尤其考虑到文帝时匈奴入侵路径，武帝经营西北、通道回中、设防萧关，实为北边防御必要之措。

然武帝不是被动防御，而是精心备战、积极反击。马邑之谋拉开了抗击匈奴之幕；元光六年，开始出兵反击匈奴。元朔二年，匈奴进犯，卫青率大军反击，收河南地，筑朔方城，建立一战略进攻基地；后五年漠南之战、六年定襄之战，迫使匈奴主力退至漠北一带。为打通西域之路和巩固西部地区，元狩二年霍去病率精骑进击河西匈奴，大破匈奴各部；汉廷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通西域之道，绝羌胡之交，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又率军分两路大举反攻，在漠北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①。

元封元年，武帝亲巡朔方，勒兵18万，驻扎单于台。匈奴虽未臣服，然终不为寇于汉边。此后，汉与匈奴战略地位反转，武帝开始主动出击，欲彻底使匈奴臣服。元封三年，汉武帝开始西域战役。元封四年，汉武帝在关中与西北地区开回中道，打通了陇关与萧关两大关塞。汧县素有“秦都陇关”

^① 《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赞曰：“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

之称,境内山大沟深,地势险要,堪称关中锁钥;萧关“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①,为中原北部天然屏障,是重要的军事防御要地。在二重要关隘间开回中道,不仅对关中和西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意义重大,而且是军事上的英明之策。武帝设防二关既为防御,实也是汉武帝西域之战的进一步准备,回中通道也成为出击匈奴和战后回归的西北战略要道。

回中通道后,武帝数次出巡;其巡行回中,常在冬时雍县郊祠之后。天汉二年汉武帝幸回中,为何在夏至之前,且极为兴师动众?其实,元狩四年漠北之役,汉虽得胜而归,但损伤严重;匈奴虽不敢进犯,却并未真正臣服;二年后霍去病又去世,因此漠北之役后十多年,武帝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征伐匈奴的战争。然武帝并未终止臣服匈奴之志,他苦心经营,从军事、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为大举进攻匈奴做准备,通回中道、巡行回中乃为其举措。天汉二年五月,汉武帝派大将李广利以3万骑出酒泉进击匈奴。武帝在李广利大举出击匈奴之前巡行回中道,一为巡视布防、严加管理,二为宣示武力、振奋人心,意欲一举实现夙愿。汉武帝在征服匈奴的过程中,还引进西北少数民族的鼓吹乐入乐府,作战前常以乐府鼓吹作为军乐来壮大军威、提高斗志,故此次大举进击匈奴前有必要创作新的歌辞“以扬德建武,劝士讽敌”(《宋书》卷一九《乐一》,第2册,第558页)。是时,武帝率百官众将幸回中,阵势壮观、威风四震;当“武帝幸朝那,立飞廉之馆,望玄圃”时,“汉曲皆美当时之事”^②,遂有《上之回》乐府曲辞。《上之回》的创作及传唱能鼓舞人心、激扬士气,有服务武帝进击匈奴、拓边称霸之效。据此可推,《上之回》当咏天汉二年汉武帝征匈奴前巡行回中之事,古辞盖作于天汉二年夏前。

上世纪初,梁启超就感慨史学较诸他种科学,实最劳而最难^③。当历史与作为演唱艺术一部分的古辞建立联系,历史的想象性叙述与艺术的为叙述而想象使得此举极具危险性;但正因为二者在客观事实、叙述、想象上的某些共通之处,使得以历史的考辨重新解读乐府文本有了可能,而本为歌唱的古辞亦或能还原或填补些许历史原貌。乐府诗创调基于本事,事辞相配、题意相合是乐府古辞最大特色。《上之回》典型地体现了乐府古辞题目、内容和本事的一致性。本文通过对《上之回》地名、时间、人事等进行考辨,推知本事,解读古辞,从而以史证文、文史互补,可以为从考证本事入手解读乐府古辞主旨提供新思路。

[作者简介] 王昕,女,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孙少华)

① 《甘肃通志》按固原州“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时萧关位固原州。

② 郭茂倩《乐府诗集》引沈建《广题》曰:“汉曲皆美当时之事。”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9页。